

庆祝建党100周年

马鞍山下红旗飘

□陈雪

梅子花儿静静开

□苗理洁

2021年的春节特别温暖，在惠州永湖办厂的阿芬开车返回自己的老家——惠城区横沥镇马盆村。新建成的广龙高速公路节前已开通，从工厂到家也不过半小时的车程。二十几年前，阿芬作为劳务输出到了香港，之后在香港结婚生子，成为香港居民。如今，为了继续做好新冠病毒的防疫工作，她决定不回港而返乡过年。

故乡多么好啊，附近有闻名遐迩的黄沙洞温泉，村里大大小小七个鱼塘，成群鹅鸭嬉水构成一幅幅美图。马盆是古村，环绕村庄有老祖宗留下的大片荔枝林，村外一望无际的田野，种植本地特有的梅菜。谁人不知晓历史悠久的横沥梅菜呢？腌制后的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是驰名珠三角、甚至港澳台的传统食品。

芬留在家乡过年，心中还有一桩心事。她想借春节回乡，祭拜一下祖父骆兆宜。作为在马盆村长大的女子，芬小时候听长辈讲述过这方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对于滚动过革命风云的故土，她有一种深深的崇敬和依恋。

芬的祖父骆兆宜，当年是惠（惠州）紫（紫金）人民（抗日）自卫队的队长。骆兆宜读过私塾，知书识礼，在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抗战烽火蔓延大好河山之时，骆兆宜拉起一支队伍，誓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搏斗。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已在东江两岸举起抗日的大旗，惠紫人民自卫队很快编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行列，成为东江两岸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有生力量。

芬开车来到镇上，在一处向阳高坡，“惠阳市（上世纪80年代，惠阳设市）横沥地区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高高屹立，芬心香燃起，肃然起敬。纪念碑座雕刻着烈士的英名：曾练、练进思、杨杰、谭家驹、简水源、黄新平、李丑、翟锡坤。烈士都是横沥籍的子弟，碑文简单记载着他们的参军时间及何何地牺牲。

怎么没有骆兆宜的名字？芬有点疑惑。哦，想起来了，家里长辈讲过，祖父不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他是在革命奔忙中积劳成疾病故的。祖父去世时，儿女们还年幼。芬想象着当年祖父殁后一家人在绝望中煎熬的情景，心中不禁涌起丝丝的哀伤。

芬环绕纪念碑走一圈，终于看见纪念碑围栏的左侧，有横沥各革命时期老战士的家庭给纪念碑捐款的名字。上面有骆兆宜后人捐赠的款项。骆兆宜后人，当然包括她，她释怀了。芬想，这后人更应该包括她的伯母翟有妹呵。

有关翟有妹的故事，在老一辈马盆村人的记忆里，已成为一个传奇。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非常艰苦的阶段，日本鬼子层层封锁，物资匮乏，自卫队“家当”极为微薄。东江纵队总部千方百计通过地下交通站给惠紫人民自卫队送来几杆枪装备队伍，令骆兆宜喜出望外。他知道枪是拆卸下来搬运的，但如何才能把枪领回来？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请胆大心细的侄媳翟有妹去运枪。

翟有妹没有文化，但勤劳勇敢且明事理，她明白丈夫的叔叔骆兆宜干的是正事。她痛恨并诅咒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她希望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把日本侵略者消灭光。当骆兆宜悄悄与她商量运枪之事时，她毅然决然地承担了。翟有妹在地下交通站的精心安排下，运枪的担子做足了伪装，还盖上了番薯和番薯藤。番薯藤长长的蔓儿是很好的掩饰。

事后，翟有妹诉至亲说，其实她经过敌人的岗哨时，是相当紧张和害怕的，心里犹如一只小兔子在扑通通地跳，但表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敌人哪里想到一个弱女子担子里有枪呢？她巧妙躲过敌人关卡的检查。翟有妹2000年后作古，她生前，是村里备受敬重的老人。要知道，当年她稍有不慎被敌人发现，不仅枪会被没收，人也当场没命了。

翟有妹不是自卫队员，也不是共产党员，她就是一名普通的农妇。然而，她是千千万万参与抗日战争的人民群众一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组成抗日铜墙铁壁的一个缩影。芬轻抚着纪念碑的花岗岩石，思绪万千。

举目四望，高坡上青松苍翠，正气凛然，象征着烈士精神如松柏常青。蓦地，芬看见山坡上的青梅藤（也叫酸梅藤），在这个温暖的春天，已延伸出长长的枝蔓并静开出一串串芝麻粒大的梅花花。

在乡间长大的芬知道青梅藤是一味治感冒的草药，于人有益于世有利，它的叶子和成熟的果子都可以吃。她用青梅藤腌了一个小小的花圈，虔诚地敬献给纪念碑前。那细小的梅花花太不起眼了，但朴素淡雅，清新脱俗。她恍然觉得，高耸的纪念碑也有她祖父骆兆宜、伯母翟有妹的灵魂，他们生前多么热爱这方土地呀，他们的灵魂也一定坚守着故土永不离去。

倒在地上，一支法国手枪勃朗宁从他右手慢慢地滑了出来，悄无声息地落在草地上。林遇春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跟陈庚像他一样，也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了！

那几名队员惊恐万状，双膝一软，“噗”的一声跪倒，匍匐在地，战战兢兢地哀求：“长官，饶命，饶命，长官！”

陈庚回过身来，一步一步走进风雨亭，用驳壳枪抵住黄李康的太阳穴。

风雨亭外，武装小分队全体队员一齐振臂高呼：“枪毙民族败类黄李康，枪毙民族败类黄李康！”声震四野，响彻云霄。喊声一停，陈庚扣动扳机，“叭”地一枪，结束了黄李康可耻的一生。

（根据博罗县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资料撰写）

是惠、紫、河、博的特委机关，也是惠阳工农讨逆军的司令部（团长罗俊，总指挥黄卓如）。四大半围一度成为东江地区发动土地革命，开展武装割据运动的指挥核心。

1928年，黄居仁、林道文根据省委指示，在四大半围的黄氏宗祠，召开县委会议，制定暴动计划，接着在岗头村的杨氏宗祠召开惠阳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惠阳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此时的惠阳县包括如今惠城区、仲凯区、大亚湾区、惠东县及深圳的龙岗区、坪山区和大鹏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恽武英、杨石魂、黄居仁、林道文等马上在四大半围组织策划第三次平山起义，这是继罗焕荣第一次、蓝旋坤第二次之后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

马鞍山下，四大半围，一间小小的黄氏宗祠，与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联系得是何等紧密。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四大半围一直是一块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

国民党反动派曾八次调集重兵对此地实施“三光”剿杀，凄风苦雨，刀光剑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红色的党旗非但没有倒，还愈加鲜艳，它高高地耸立在马鞍山上，迎风飘扬。

梁衡先生在《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的文章中说：“西方人信上帝，

池、罗志白、余子光、罗汉珊、温毓明、张仲鸣、杨维青、朱卫鉴、吴晋波、古柏桐……这时的惠州无疑是广东拥有最多共产党员的地区之一。在这批党员中，单是四大半围就有5人先后成为广州农讲所二、三届的学员。到了1926年春，镇建的四大半围除了建有各级农会，还建立了党总支，下设高田村、岗头村、沙堆村三个党支部，至翌年年初，惠阳全县已发展出3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400人。

正因为有了这些坚强的基层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四大半围的党员罗俊、黄卓如、黄佩勋、李国英、何友逃、叶文匡等组成先锋队，回乡组织发动农会骨干配合东征军行动，一发动员，惠阳竟一下组成千余人的农民队伍，担负起东征期间东江流域的情报向导、后勤保障、慰劳宣传等各项支前任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广东省委贯彻“八七”指示，指派蓝旋坤前来四大半围，在黄氏宗祠召开东江地区党组织会议，会议决定组建农民武装，接应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南广东的部队；成立惠阳、紫金、河源、博罗特委，加强党对东江地区的组织领导。

此时，这间小小的黄氏祠堂，既

镇隆有座马鞍山，山下有个叫“四大半围”的村庄。外人初听此村名，颇觉费解，一经打问才知，那是由高田、新村、岗头、陂塘角四条围村加木屋碇村组成的名字。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半围屋。

高田村有座黄氏祠堂，这是客家山村常见的那种再普通不过的建筑布局。两进三开间的木桁瓦房，大门外是一个长方形的禾坪，禾坪外是一口大池塘，塘中鱼跃波动，塘边绿树婆娑，把村庄点缀出几分田园韵味。

走进黄氏宗祠，一眼便看见了“中共惠紫河博地委成立旧址”的木牌匾，思绪随即被拉进了中共百年的历史深处。

一百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1920年8月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的新组织，选陈独秀为书记。无独有偶，两个月后的北京大学，李大钊又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小组，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经过他们近一年的努力，在武汉、广州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到了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党代表汇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房子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又转到了浙江嘉兴的游船船上。

血染象岭

□申平

对国民党兵的称呼)来了！快跑啊！”

叶观清的这一声喊叫，可以说是救了税站的人。叶善仪闻声第一个从床上跳起来，他一面喊大家起床迎敌，一面跑到门前去观察。但见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已经越过余庆楼前面的那条小河，向余庆楼冲击过来。敌强我弱，叶善仪立刻果断命令：“同志们，马上带上税款，从后门突围，往象岭方向撤退。带税款的同志先走，我们掩护！”

一会儿，敌人冲进了余庆楼，却见里面空无一人。陈发仔立刻大喊：“肯定从后门跑了，给我追！”

从余庆楼到象岭，还有一段距离。敌人很快就发现了前面奔跑的税站工作人员，立刻一起开火。税站的战士们也马上凭借有利地形开枪还击。叶善仪手中的驳壳枪就像长着眼睛，一瞬而就打倒了好几个敌人。

敌人不敢再猖狂，纷纷卧倒，不敢贸然前进。乘着这个工夫，第一批撤离的同志已经上了象岭，叶善仪他们也边打边撤。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提前上到象岭半腰的那伙敌军也开火了，一子弹弹横飞，税站同志腹背受敌，昨天前来税站取款的团部副官黄明等人不幸中弹牺牲了。见敌人早有埋伏，叶善仪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赶快抢占山头，占领制高点！然后分散突围。”边喊边向敌人开火。他从小就熟悉象岭的一切，腾挪跳跃，直扑象岭山顶。

叶善仪和一名小战士率先登上了山头，他就像一只豹子，一会跳到这里，一会又出现在那里，他手里的驳壳枪弹不虚发，一时间又打倒了几个敌人。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兵吓得龟缩在树丛和石头后面，不敢轻易露头。

这时候，气喘吁吁赶来的陈发仔气疯了，他指挥所有火力对着叶善仪射击。这恰恰为其他同志脱险创造了机会。忽然，叶善仪发现自己的子弹已经打光了，手榴弹也甩光了。他砸烂了驳壳枪，开始引着敌人朝另一个方向跑。敌人在后面拼命追着，射击着，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叶善仪的后背。他转过身来，面对山下的村庄，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慢慢倒了下去。他的鲜血染红了家乡的土地。

因为叶善仪的掩护，税站的其他同志先后由坡塘、三蛇岗等处冲出了重围，陆续撤退到了当时设在坪山的税务总站。他们还带出了征集到的税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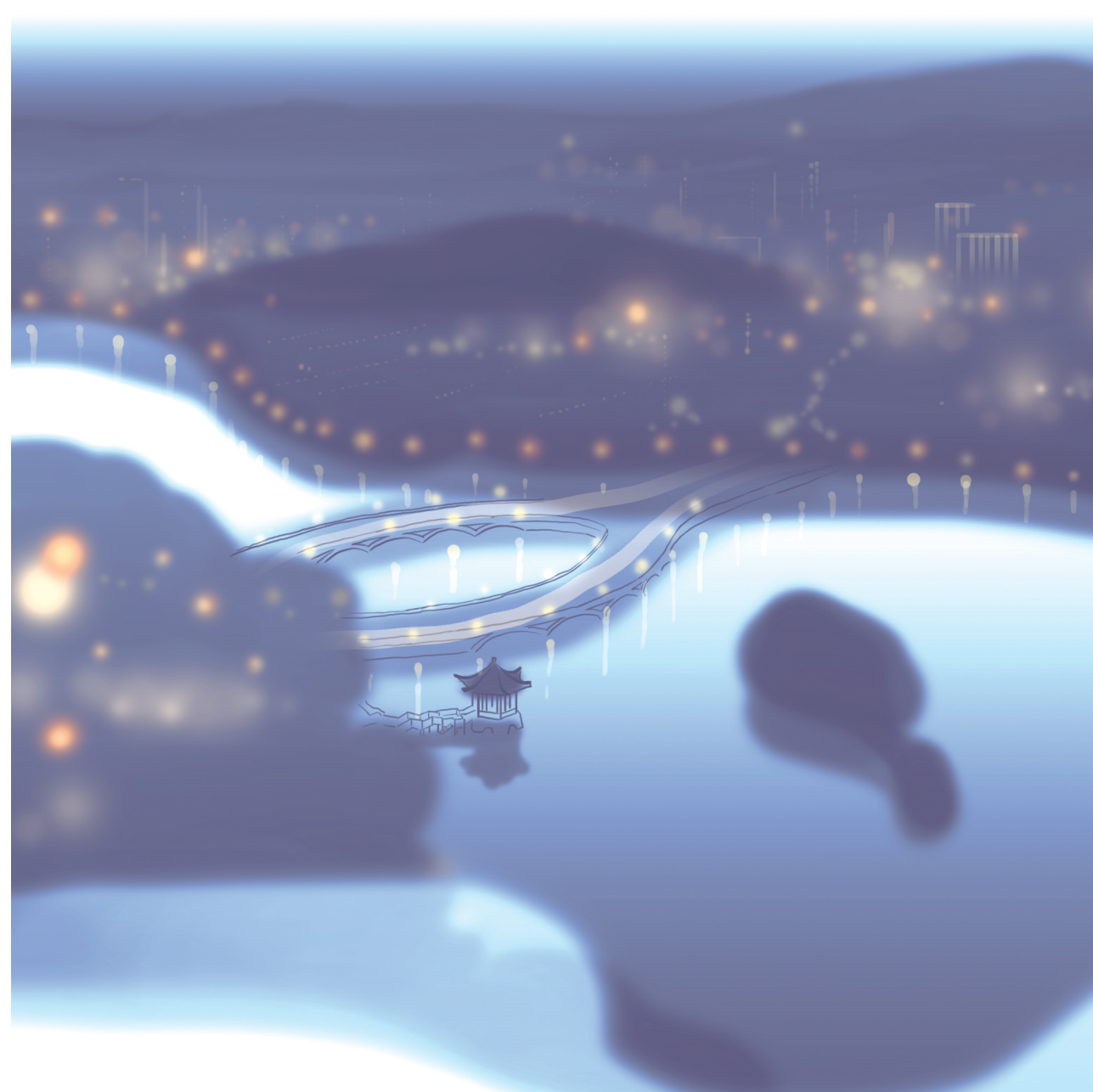


插图 杜卉

风雨亭锄奸

□翟永忠

1946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公然违反国共两党共同签署的《停战协定》，向人民武装发动攻击。活动在博罗境内的东江纵队化整为零，组织小分队和武工队，分散隐蔽。

1月中旬，隐藏在象头山的陈庚武装小分队获悉，国民党博罗县联防大队大队长黄李康带着十多名队员进驻田牌岭背坑村，强征“人头税”和“牛头税”。博罗县联防大队大队长黄李康、主任林遇春原是土匪头子，两人当土匪的时候就与人民为敌，残害百姓；投靠国民党后，更是助纣为虐，变本加厉地残杀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我部早有为民除害的打算。中队队长陈庚想起被林遇春杀害的亲密战友小马，不禁痛心疾首，遂决定立即奔袭博罗县联防大队的征税队伍，将其消灭。

是夜，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陈庚率领武装小分队连夜急行军，翻山越岭到达田牌岭背坑村，于拂晓时分悄悄地摸进村里，在岭背

坑村堡全户的引领下，神不知鬼不觉，一举擒获尚在睡梦中的黄李康及十多名队员，然后迅速原路退到村外的山岗上。

黄李康自知罪孽深重，向陈庚跪地求饶：“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陈庚目光如炬，盯住黄李康，沉吟了半晌，说：“原以为你是条汉子，原来只是条癞皮狗。黄李康，饶你狗命可以，但要马上传讯林遇春；今天中午，速到附城风雨亭会面，有事相商。”

黄李康磕头如捣蒜，连忙答应，要了纸笔，画了几个连环相套的圆圈，交给他的警卫员，又交代了几句。

陈庚乘天色未亮，率领武装小分队押着黄李康等十余名俘虏，快速赶到附城风雨亭，令其迅速回城给林遇春送信。陈庚仔细观察了一遍风雨亭周围的环境，然后令陈源

进、黄维新两人各带领一小队人马分左右、右两路埋伏，对风雨亭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

中午，国民党博罗县联防大队主任林遇春带着七八名队员，准时来到风雨亭。他仿佛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在三十米开外站住，目光闪烁游离，东来来回回地审视着风雨亭内外的形势。半晌，右手一挥，转身带着队员们就走。

陈庚见状，即刻起身走到亭子正门，高声说：“林主任，请留步，我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林遇春脚下不停，越走越快。陈庚掏出驳壳枪，扬手“叭”地一枪，击毙了一名队员。

陈庚脚踏刚进亭子说：“早知道林主任肯定不服气。这样吧，给你个机会，我们比一比枪法如何。”

林遇春一听，笑了，笑得比刚偷到鸡的狐狸还开心，说：“就凭你？”

林遇春是博罗出了名的神枪手，陈庚想跟他比枪法，简直是“寿星公吊颈——嫌命长”了！

陈庚目光如炬，盯住林遇春，沉声说：“当然。勃朗宁，法国制造的名枪，我最亲密的战友小马杀死了一个日本大佐后，缴获了一支。如今，抗日英雄已壮烈牺牲，这支法国名枪却握在了沾着英雄鲜血的人手中，真可耻啊！”

林遇春闻言，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脸上即时掠过一丝惊恐之色。他右手晃动，掏枪在手，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陈庚抢先扬手一枪，子弹夹着凌厉的破空之声，击中了林遇春的眉心，洞穿了他的脑袋。林遇春闷哼一声，即时像一摊烂泥一样瘫